

Bruno Schulz

# 与撒旦的约定

布鲁诺·舒尔茨书信选

[波兰]布鲁诺·舒尔茨 著

乌兰 译 瓦当 编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Bruno Schulz

---

# 与撒旦的约定

布鲁诺·舒尔茨书信选

[波兰]布鲁诺·舒尔茨 著

乌兰 译 瓦当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撒旦的约定：布鲁诺·舒尔茨书信选 / (波) 舒尔茨著；瓦当编；乌兰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12

ISBN 978-7-80769-147-1

I. ①与… II. ①舒… ②瓦… ③乌… III. ①舒尔茨, B. (1892~1942) —书信集 IV. ①K835.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256809 号



## 与撒旦的约定：布鲁诺·舒尔茨书信选

[波兰]布鲁诺·舒尔茨 著 乌兰 译 瓦当 编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武学 陈溪 装帧设计 程慧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 (010) 89597655

规格 880×1230 1/32

印张 11

字数 101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147-1

定价 46.00 元

Brannschule

INSTYTUT KSIĄZKI



© POLAND

波兰书会提供版权资助



布鲁诺·舒尔茨

## 寻找布鲁诺·舒尔茨（代序）

瓦当

### I 他们

1976年11月的一天，菲利普·罗斯来到艾萨克·辛格在曼哈顿的寓所，向他打听一个人。“也许我不该说出来，”辛格有些犹豫，“他比卡夫卡棒，因为在他的一些故事中，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十几年后，同样在纽约，在另外一场谈话中，达尼洛·基什激动地告诉厄普代克：“舒尔茨是我的上帝。”而后者同样是舒尔茨的粉丝，他认为：“世界在舒尔茨的笔下完成了伟大的变形。”

就像黑暗中兴起的一支秘密教派，信徒的队伍在迂回中发展壮大：哈罗德·布鲁姆、库切、辛西娅·欧芝克、大卫·格罗斯曼、余华……粉丝阵营强大到令人咋舌。

据拉塞尔·布朗在《神话与源流》（1991）一书中爆料：当年，詹姆斯·乔伊斯为了读懂舒尔茨，曾经一度想学习波兰语。可是，波兰语哪是那么好学的？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复杂的语言之一。比如，它有五种性别结构，七种变格……

辛格对这个比自己整整大一轮的犹太老乡用波兰语写作多有不满，因为那意味着被同化。他自己坚持用意地绪语——一种濒

临消亡的古老的犹太语言写作。“他们不懂意第绪语，我们不懂波兰语。”辛格说。他强调自己“讲任何语言都带有口音”，菲利普·罗斯则安慰他说：“你讲意第绪语没有口音，因为我修过意第绪语。”

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这种民族、宗教、语言的超级复杂生态，会孕育出怎样一颗斑驳的灵魂？面对舒尔茨不可思议的写作，中国作家余华给出了一种解释：“犹太民族隐藏着某些难以言传的品质，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去议论。”

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中，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地位有如神祇。今天当读者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同两位神祇并排摆放在一起时，第一反应只能是：怎么可能？特别是，当这个人被认为“轻而易举地达到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未曾达到的深度”时，读者的反应已经不仅仅是怀疑，而是茫然和不知所措。然而在舒尔茨的粉丝们眼里，这有什么呢？

舒尔茨在艺术圈里的影响，丝毫不逊于文学圈。他迥异于常人的精神思维与绚烂奇崛的极致风格，向来深获先锋艺术家们的钟爱，取材于其作品的电影、舞剧、音乐剧屡见不鲜。甚至早在舒尔茨的小说中译本问世前两年，以色列现代舞团已经来中国演出了他们的经典舞剧《大买卖》。这部舞剧其实就取材于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铺子》、《鳄鱼街》、《盛季之夜》等小说。

远在 1973 年，波兰大导演沃伊采克·哈斯拍摄了超现实主义影片《沙漏疗养院》，并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部取自舒尔茨同名小说的电影，将舒尔茨很多小说里的内容及其本人的生平经历融为一体。

英国的奎氏兄弟后来受舒尔茨作品的启发，拍出了被誉为“史



上最伟大的十部动画片”之一的《鳄鱼街》。奎氏兄弟发表了如下的“获奖感言”：

“当我们读着他（舒尔茨）的作品时，我们感到那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动画所能走的发展方向……舒尔茨释放了我们的想法，他是一位有震撼力的作家，我们甚至可以以余生不断地围绕着他的作品进行尝试和提炼，去理解他的精神宇宙。”

去年冬天的某个夜晚，我在欧盟北京影展活动开幕式上看到一部瑞典电影：《校园规则》。里面有个看上去落拓不羁的老师在给学生们上生物课，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他讲的内容，他比画着一些鸟类标本说：“就像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里写的那样……”

哈！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像黑暗中认出自己的同志。

## II 布鲁诺·舒尔茨的奇观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用语言复述的世界，一个此前从未有人展现过的奇观。

这里时空错落扭曲，幻象层出不穷，处处流淌着隐喻与梦魇，神秘、幽暗、怪诞、栩栩如生、富丽堂皇、骄奢靡逸、匪夷所思……这里是单纯与繁复的迷宫，诡异与天真的花园，梦想与神话的源泉，充满了数学的精准和音乐的律动，步步为营的诗意美不胜收，令人窒息。

舒尔茨笔下的世界根植于人类潜意识深处，根植于原始的尚未成形的宇宙，因此充满流动不居的无限可能——“每一页纸上都有生活在爆发”（大卫·格罗斯曼语）。同时，这个世界凝结了难以启齿的辛涩与羞耻，使卑微之物发出闪光，向着平庸、固化、死寂的现实和历史开战。这个世界可以感知，却无从捕捉。当它

如巨大的星团朝我们豁然敞开时，我们感到由衷的眩晕、惊奇，却不知如何命名和处置。在伟大而缜密的美面前，读者不得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宛如回到了懵懂而满怀憧憬的童年。是的，只有回到人类童年，才能深入这个魔镜与万花筒的世界。

人们习惯于把舒尔茨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然而事实上，除了犹太人的身份，除了生辰星座（舒尔茨和卡夫卡同为巨蟹座），除了貌合神离的变形术，除了对待婚姻的态度（订婚又解约），两个人的写作并无多少相似之处，或者说他们只是表面相像。对此，传记作家杰西·费科斯基的评价颇为精到，他说：“舒尔茨是一个本体收容所的建筑者，不可思议地使世界的味道变得强烈；卡夫卡是一种穴居动物，使世界的恐怖增殖……舒尔茨是神话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卡夫卡是专制世界的西西弗斯式的探索者。”与卡夫卡相比，舒尔茨像是来自更加偏僻、陌生的某个星球。我们现有的文学经验无法盛放下舒尔茨的写作，他旁逸斜出，自成一番天地。他甚至置叙述、结构、故事等小说的基本要素于不顾，单纯靠描述奇迹，便成功地抵达了人们看不到的化外之境。

布鲁诺·舒尔茨让我想到最多的不是卡夫卡，而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埃舍尔、克里姆特，个别篇章还会让我想到克尔凯郭尔，甚至万比洛夫。当然，他跟哪个都不一样。至于他华美绚烂又极富生长力的语言，以及比喻和想象的丰富盛大、无微不至，笔者恐怕此前只在佛经和《古兰经》里似曾相识。

在认真阅读了布鲁诺·舒尔茨的全部中译小说至少五遍之后，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艾萨克·辛格的判断：“不好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

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我深信辛格的判断是基于文学本身，而不是仅仅出于同为犹太人的惺惺相惜。

我本想引几段舒尔茨的文字以资证明，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因为我发现一旦引用将是没有尽头的。随便翻开他作品集的任何一页，那有如魔法的文字都会将你紧紧摄住，而深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个世界，却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或许只有它才配得上它的作者在小说《书》中描写的那部书：“我直截了当地称它为书，不加任何修饰语或限定词，面对那个超验世界的恢宏，这种简洁里带有一丝微妙的无奈和默默的妥协，因为没有任何词语、没有任何暗示可以恰如其分地传达出那种令人恐惧的战栗，那种对一件叫不出名字、超出我们对奇迹把握能力的事物的不祥预感……”

### III 德罗霍贝奇的大师

蒂希米耶尼卡河像一条波浪般的淡淡的金色缎带，弯弯曲曲地流过那些宽阔的水塘和沼泽地的迷宫，流过向南逐渐耸起的高地，起先河水平缓，然后流进越来越陡峭的山地，流进浑圆的山丘、棋盘似的丘陵地带。

——《鳄鱼街》

秋季是我们省漫长、盛产寄生虫和畸形事物的季节，又被称为“中国式夏季”，它一直延伸到绚丽的冬季的深处……打罗马尼亚来的暖风光临，形成一种宏大、黄色的单调氛围，那是一种南方的感觉。

——《再生之秋》

从 Google Earth 上看去，德罗霍贝奇（Drohobycz）坐落于喀

尔巴阡山与中欧平原交界的丘陵地带，四周被漆黑的森林环绕。舒尔茨生前，这是一座只有三万五千人的小城，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各占三分之一，而犹太人略多。在1918年波兰恢复独立之前，这里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1939年9月，德国纳粹入侵波兰，一周之内占领了德罗霍贝奇。两个星期后，苏联红军打跑了德军。1941年6月，德军再次占领德罗霍贝奇。1944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德罗霍贝奇。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地方归属于乌克兰。

布鲁诺·舒尔茨一生居住在这个漂移不定的家乡小镇，如同寄居于一块浮冰之上。他虽然很少离开故乡，但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故乡却先后归属于四个国家。在大地上没有固定的国土，只有生活在无边的时间和想象中。这就是犹太人的命运。

年轻的时候，布鲁诺·舒尔茨曾短期在维也纳和省城利沃夫学习过建筑，后来回到家乡在一所中学做美术和手工课教师。他的学生、战后成为指挥家的阿尔弗雷德·施赖尔回忆说，舒尔茨总是穿着一件法兰绒外套，脖子上围着围巾，走路的姿势像一只鸟。他喜欢在课堂上讲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一支铅笔，一个不显眼的水罐或者一个砖炉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与我们相似的生活方式，就像人类一样。

像很多天性敏感的作家一样，舒尔茨终生未婚，但与许多女性“保持着长期热烈的关系，通过信函过着大部分情色的生活”（菲利普·罗斯语）。有几个女人不能不提。他的写作最初始于与女诗人罗塔·沃盖尔（1938年同其丈夫、儿子一起被纳粹杀害）的通信，沃盖尔鼓励他把那些信中的描述发展成小说。随后，舒尔茨的才华赢得了时任波兰笔会副主席的著名女作家佐菲亚·纳乌科夫斯

卡的青睐，她称舒尔茨为“我们文坛最轰动的发现”。佐菲亚·纳乌科夫斯卡帮助舒尔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肉桂铺子》（1934），后来又派人试图营救舒尔茨离开集中营。

1935年，舒尔茨同一所天主教学校的女教师尤泽夫娜·舍林斯卡订婚。尤泽夫娜以舒尔茨的名义，将卡夫卡的《审判》翻译成了波兰文。两年后，跟克尔凯郭尔、卡夫卡曾经做过的选择一样，舒尔茨也同自己的未婚妻取消了婚约。主要原因是，舒尔茨无法改信天主教。同一年，舒尔茨的第二部也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沙漏疗养院》问世。1938年，他获得了波兰文学界重要的“金桂冠”奖。一时间，他和贡布罗维奇、维特凯维奇并称为波兰先锋艺术的“三驾马车”。

舒尔茨不仅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画家，他的绘画生涯远远先于写作。早在1914年，他在维尔纽斯、华沙等地就举办过画展，还自费印行过一本名为《偶像之书》的画册。那是一些充满虐恋意味的作品，弥漫着情色气息，一个酷肖画家本人的男子跪吻裸体女王双脚的形象屡屡隐现其中。他对别人谎称说这些画是莫索克的小说《穿皮衣的维纳斯》的插图，后来他还为自己的小说集《沙漏疗养院》画了很多同样风格的插图。恋物与虐恋，以及回归童年的冲动，构成了贯穿舒尔茨一生的激情。

在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舒尔茨臣服于青年女画家、记者阿尼娅·普沃茨凯洛夫娜的裙下，他称她为“妖精”，他们的通信中充满赤裸裸的情色诱惑。就在舒尔茨去世的同一个月，安娜被盖世太保杀害在德罗霍贝奇的邻镇。

在1939年苏军占领德罗霍贝奇期间，舒尔茨曾靠画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维持生计。当德军第二次占领家乡的1941年6月，他又

把自己的一些绘画作品交给了盖世太保所设的犹太委员会，试图借以谋求一份工作。盖世太保军官费利克斯·蓝蹈由此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让舒尔茨来给自家的儿童房画壁画，提供给舒尔茨食物和生活用品作为报酬。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庇护却直接导致了舒尔茨近于荒谬的死亡。

蓝蹈曾经杀死过一个和他作对的盖世太保军官卡尔·格林特尔护翼下的犹太牙医。作为报复，1942年11月19日中午，格林特尔在一个街角截住手里拿着一个面包的舒尔茨，对着他的头连发两枪。他在大街上躺了一天，后来被埋进了乱坟岗。最终，连尸首也无从辨认。如果视舒尔茨的一生是一出阴郁幽沉的戏剧，他的死无疑是最为黑暗、暴力的高潮。

布鲁诺·舒尔茨黑暗惨怖的一生，常使人想起保罗·策兰的名诗《死亡赋格曲》。同为备受死亡煎熬的犹太人，舒尔茨的笔下，却几乎看不到任何受害者的形象，没有血和泪，没有控诉，没有痛苦和呻吟，甚至连基本的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描述都没有。显然，舒尔茨不是一个直接书写苦难的人，他无意于此。他的笔下埋藏着深深的幽默和诗意，如宽广隐秘的河流，将他的写作同现实隔开，也在他和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家之间划出天壤之别。

#### IV 驼背小人与纳迪恩加

布鲁诺·舒尔茨去世前两年——1940年夏天，法国沦陷，瓦尔特·本雅明南逃至西班牙边境小镇博港。9月27日，他和另外几名法国难民一起被西班牙军队以非法越境罪抓捕。28日早上，与他同时被囚禁的其他人都获准离境去了美国，本雅明却永远地留了下来。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从悬崖上挺身跃入了大海。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从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卡夫卡的这句话有如谶语，高悬在他自己以及本雅明、舒尔茨三个巨蟹座诗人的命运之上。由于缺乏耐心，极易陷入悲观、疲惫、沮丧；由于漫不经心，常将自己视为他者，由此产生戏剧的间离效果。自杀，很多时候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即兴之作，是一时涌起赴死的激情欲罢不能。

比本雅明的死更为荒诞的是，舒尔茨死于被营救的当天。当格林特尔截住他的时候，他很可能把对方当成了营救者。这是充满戏剧化的死亡，一支黑色谐谑曲，一杯混合着鲜血的苦咖啡。

本雅明生前对一首德国民谣《驼背小人》念念不忘——“我想走下地窖，开桶去把酒倒；那儿站着个驼背小人，它把我的酒罐抢跑。我想走进厨房，给自己做一小碗汤；那儿站着一个小矮人，他把我的小锅打碎。我走进小屋，想吃麦片糊糊；那里站着个驼背小人，已经吃了我的半碗糊糊。”这个“驼背小人”，如影随形地跟了本雅明一辈子。本雅明曾这样评论波德莱尔：“现实的景深每天都在测量他失败的深度。”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自况。

布鲁诺·舒尔茨生性害羞，从小体弱多病，被人称为“纳迪恩加”，意思是：倒霉蛋。这是他的“驼背小人”。尽管他六岁时就画出成熟得令人吃惊的画，但笨拙和孤僻使他无从立身。布鲁诺·舒尔茨和本雅明都属于不可归类的人才，他们同样复杂、深刻、格格不入，同样敏感、忧郁、自怜，同样一生平淡无奇，死得惊世骇俗。“熟悉各种命运的人，有一种命运熟悉他”（西川语）。

“父亲曾经说，他有个兄弟很没出息，因为连养活自己和家人

都很困难。”舒尔茨的侄子雅各布·舒尔茨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自己的叔父说，“叔叔的气质极为复杂，曾努力想保持自我的平静，然而做得不是很成功。面对外部世界时他很胆怯，生理和心理的纷扰都让他害怕。我童年时代对他的记忆所剩无几。他对割划和伤痕之类的事情极其恐惧。”

一个秋末的中午，苍蝇们精疲力竭地从窗玻璃上跌落下来。站在窗台边的小舒尔茨拿糖块凑到苍蝇们的嘴边。

“你在干什么？”妈妈问。

“我在帮它们过冬。”

.....

## V 生出自己的父亲

“父亲啊，由于人欲的迷误和卑贱，为恺撒的凯旋或诗人的凯旋往那里攀折月桂枝的人并不多见，因此培尼阿斯的树叶在激起追求它的欲望时，应使快活的特尔斐神欢喜……”

——但丁《神曲·天堂篇》

在人类的各种伦理关系中，父子关系是最富有张力的一种。思想往往就产生于父亲缺失的背景下或者紧张的父子斗争中。丧父，时常成为思想的先机。鲁迅是这样，加缪也是这样，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则一生都在为摆脱父亲的阴影而写作。面对罪孽深重的父亲，克尔凯郭尔隐晦而曲折地写道：“不劳动者不得食，勤劳的人可以生出自己的父亲。”

卡夫卡的父亲，一个坚硬的专制的象征；相比之下，舒尔茨的父亲与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更为相似。两人同样好色、淫荡。区别在于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有着强烈的罪感，并最终献身上帝，而



舒尔茨的父亲更像是一个肆无忌惮的玄学家，一位“异教徒导师”、“催眠师”。他忙于孵化鸟类，研究、重组人（爱德华叔叔）的本质，沉浸在各种荒唐而深邃的实验里不能自拔，雄心勃勃地扮演造物主的角色。家里的女仆阿德拉，则扮演着世俗家长兼虐恋女王，总是粗暴地粉碎父亲的各种梦想，一次次将他打回到“一个丢了王位和王土后惨遭放逐的国王”，直至死无葬身之地。

父亲经营着一家兼卖布匹和杂货的商店，它成为舒尔茨日后笔下海市蜃楼出没的舞台，一座色彩缤纷的“迦南风格的沟壑和峡谷”。一天晚上，父亲无意中撞见两个上门做活的年轻漂亮的女裁缝，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先是慨叹：“你们女孩子选择的生命形式真是太赏心悦目了，你们的生命揭示出来的这个真理是多么美丽和朴素”，继而发表了名为“第二创世书”的长篇阔论：“我们在造物主令人不寒而栗的无与伦比的完美无瑕中生活得太久了，正因为浸染得太久，他创造设计上的完美无瑕反而窒息了我们自己的创造本能。我们无意与他并驾齐驱……我们只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更低世界中的创造者……”

在舒尔茨的笔下，父亲“所到之处让一切事物都染上自己危险的魅力”，“只要和这个离奇男子一接触，任何事物都会从所谓存在的根基上被彻底颠覆”。父亲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试图反击正在扼杀这个城市的无际的、本质的乏味，在孤立无援中捍卫着正在失落的诗意理想”。父亲那乖张无比的创造力，令人惊悚不安，却无法摆脱其魔力。

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着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精神密码。熟悉犹太经典的舒尔茨，在作品中借用了一种塔木德式的结构，这使他的风格更倾向于布道家，而不是讲故事的人。他继承了父亲